

無邪堂答問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敬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真僞 答中說非僞

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爲後人所雜亂也中

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摹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

所駭怪遂并其書而僞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

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通傳而事

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

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未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

云云而今隋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誤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

習之劉夢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 四庫提要已引之

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

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集序叔達荅無功書亦有賢兄文  
中子興元經以定真統之語復言薛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  
川序中辭收爲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需善誘頗識大方則叔  
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  
今東臯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  
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剛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  
泗紀聞引作泗溪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  
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  
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  
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成若詩書具草是通  
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

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偉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于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元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爲弟子其荅無功書中嘗自言之則此注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荅者傳荅馮子華書亦以辭收姚叢程元皆爲通之弟子詳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卽指鄭公否辭收撰有文中子碣銘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僞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叢辭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

關子明辭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  
通有檢行爲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  
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  
惟通既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經之  
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撫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  
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  
耳通書之僭在唐時已爲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  
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麈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  
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  
所傳中說阮龔二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  
近是案釋契嵩鐔津文集有文中子碑書文中子傳後二篇契

嵩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  
作偽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爲子  
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爲黎邱之鬼詩集蓋爲宋咸之說所誤  
咸作過文中子駁中說見山堂肆攷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  
漫罵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僞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僞書惟子  
部最多經部作僞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斷斷攷辨若  
張霸劉炫之僞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  
是也皇清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治經有不合  
者則鍛鍊周內以證古書之僞而後可伸其私說若推此  
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自法言後若馬融忠經鄭氏女孝經之  
類亦皆僭擬聖經雖陳因可厭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爲僞  
丁儉卿論語孔注證僞謂崇文總目有馬融終襄經一卷融乃  
唐居士忠經序有臣融嚴野之臣云云馬季長貴賦豪家安得  
稱嚴野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  
之語漢人諱邦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

四庫提要謂王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爲鵬所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丁諱爲正後人誤題南郡太守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

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熊文端作學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楊諸子異學則釋老也其書主張過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也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時之著述固於一時風尚者風尚旣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者惟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厯算

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繫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根抵自以爲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欲爲天理宗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

教人遇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解害

意東原乃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胥得

見本集讀孟子論性篇

無論古書

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既知義理與氣質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爲義理白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爲漢學大

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

緒未得漢儒家法

家法不宜太拘獨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皆陰陽災變



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法月象分野明之卦變互體之說  
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資州易解博  
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者虞取納甲而不  
取爻辰尚有按擇惠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  
有象數其學與律歷相出入不明馮相保章之術者不足言象  
數爻辰分野即保章之遺法費鄭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  
多取日月為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離者所以妙  
陰陽之用也恆星距地太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  
以傳合易象故其說多鑿枘卦氣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  
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分而陰陽厝算  
張蔡尤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伴神明卜筮尚占  
制若尚象易之為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  
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禳辨小數  
理可知而數難知僑者治易窮理以盡性可矣九經古義披拾  
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瑣屑穿鑿甚無謂也

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行亦罕精要與臧氏拜經日記略

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

愚者重加裙拾潔以登薦惠藏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

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僕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  
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  
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爲班孟  
堅所訶爲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  
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  
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  
出者足以補其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  
訓詁名物治經之途徑未有人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  
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閒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揆諸古  
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甯使世  
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

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鑽  
搗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  
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爲歸所學有淺深  
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  
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爲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  
謂之學者故班史譏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闕  
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爲二事淺學所未聞也  
故欲爲學案則當仿 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  
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卽臺山尺木亦可附存途徑旣分得  
失自見也大率 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峯梨洲二曲皆宗  
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徵等流衍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

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慎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爲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爲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 評曰漢儒自以施孟爲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爲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易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爲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

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爰辰所自出  
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爰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爲占驗  
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筮既廢眾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  
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爰辰亦無  
可攷漢志及五行大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  
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  
漢易甚詳而於爰辰仍不得其要領錢溉亭謂爰辰本律呂王  
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爰辰本九宮非本  
律呂乾鑿度言九宮則分野之法所自出也詳見後經義述聞疑  
天府天弁等星非殷周時所有不知古人言易凡爲占驗而設  
者皆依易以立義並非謂易由此作漢宋諸儒類然後人自誤

會耳焦王所駁多不合何願  
船中鄭義以難之是也

又曰揚雄擬易班氏入之儒家鄭樵譏爲不類然此正班氏特  
識不予雄以僭經也 評曰太元自爲一書其數並非易數易  
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太元自一  
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皆奇數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子雲好黃老本以作元因學紀闕引葉石林之言是也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算數如是積算至三則可生萬大戴禮  
易本命篇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穎軒補  
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爲變之極可引之而  
至於無窮故黃鐘以八十一分立數十二律皆由此生子雲精  
算術依太初以作太元與老氏之言適合其用數則漢律志詳  
言之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耦故以二起數與老氏不同也程  
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  
爲推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但頗  
近割湊非盡 三爲生物之數太元用之五爲天地中數潛虛用  
出於自然

之惟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要之言易者雖不廢象數不若王注程傳專明人事之無弊然其旨固不悖於理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鄭略以擬易爲一類附於易後雖非大失究不若班志之善後世目錄或入之術數家則未知古人學術且亦未爲知易也若云不予其僭經班志似無此意此說名爲尊經其實不然子雲以是寓依歸聖人之意耳謂之吳楚僭王過矣子雲依太初術以作元而用氣不用朔用日星不用月與今西法正同豈古時渾蓋家本有其說流入外夷耶

又曰詩六家班謂與不得已魯詩爲近是諸家固非班所許也詩故訓傳始未立學故此微示其意猶易之推許費氏 評曰此亦成說意在主張故訓傳然三家今不可見何從知其優劣

零章賸句豈遂爲大義之所存正不必是丹非素韓說較詳亦  
多由後人附會如鄭君先通韓詩則凡箋與傳異文異義者動  
輒歸之於韓殊屬武斷多聞而不闕疑近人之通病也近人蒐  
輯佚書固是好古盛心但讀者當精爲抉擇未可盡據今習故  
訓傳且通其義三家果有精於傳者采之若據一二遺說卽欲  
定其優劣恐無是理

明代風俗論曰東林雖多情操實則蕞猶其辨故講學愈眾風  
俗愈僥 評曰東林講徒盛於東南厥後殉國難爲逸民者亦  
惟東南最盛蓋耳濡目染使然非東南人性獨善也由此言之  
講學何負於人國東林聲氣太盛遙執朝權昧於壯罔用晦之  
戒亦非思不出位之義後人當以爲殷鑒若其身在江湖心存



魏闕非獨君臣之義當爾亦士大夫憂國之忱不容自己者也  
使并此而無之將君臣一倫況乎若萍梗之偶相值石隱者流  
且不可況曾有位於朝者乎薰猶莫辨諸賢固不得辭其責而  
其中有別具苦心者未可概論 國初正學之盛實自諸賢有  
以啟之謂風俗愈澆乃後人矯誣之言尤不足據矣元祐黨籍  
諸人非皆講學建中靖國以後羣小欲陷正人則託元祐學術  
以誣之明季攻東林者亦必借題三案此蔡京輩之故智崇禎  
初年倪文正嘗上疏痛陳之矣慶元黨禁因朱子糾韓侂胄而  
起是時南軒東萊象山諸公雖已前沒而講徒遍天下侂胄未  
嘗仇之使朱子在朝稍示和同雖日日講學何害然身為侍從  
奸人在側國勢阽危此時結舌不言何以爲朱子

酬侂胄以節  
鎮之議處置

最當失此不圖陸贄無及趙忠定乃明自王學盛行士大夫多易視之蓋與唐之五王後先一轍也

喜講學東林之先有首善首善之先有靈濟宮都門非會講之地鄒馮諸公誠不善自爲謀要其人皆能有所樹立未嘗敢負

所學也東林之失在橫議不在講學但此惟顧端文爲然高宗

憲已不盡然而忠憲亦不免於難忠憲遺表有君思未報願結來生之語大臣戀闕之忱立

言固當如是陸清獻答李子喬書并此而議之過矣吳氏聞見續錄謂宜與諸生潛疑亦駁忠憲此語皆不免門戶之見也

蓋明至嘉靖而元氣大傷至萬歷而禍機盡伏明之亡國由於神憲二帝而實

基於嘉靖人主之失莫大乎懷諫自用莊烈襲嘉靖之餘風遂

至身受其禍劉念臺嘗抗疏諍之莊烈終以不悟惡有猜忌如

此而不爲人所揚蔽者乎唐德宗以此播遷明莊烈以此失國

嘉靖亦幸承孝宗深仁厚澤之餘僅而獲免耳自分宜當國傾

陷貴溪內閣之風爲之一變華亭新鄭內江江陵繼之門戶攢

爭思警報復垂九十年極諸烏程韓城莫不傳分宜之衣鉢朋

之亡徵肇於此矣 啟禎之際諸毒齊發故三案中人非盡講學之徒卽

前後六七君子者亦非盡東林之黨徒以芳蘭富門不得不鋪諸賢即匿迹銷聲亦無倖免之理也清流既盡國步隨之明自促其亡耳於諸賢乎何尤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設淫辭而助之攻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是何言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慎 國初修史諸臣學識非後來所及也 胡石莊讀書說 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車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斯言也其有感於明季之事乎

又曰如汪文言之輩聲氣且及宵人爲東林之辱 評曰汪文言固非純正之士目爲宵人亦非其時羣小欲陷東林假文言以發難耳文言恃通聲氣頗納賄賂爲世所詬東林諸賢使效奔走而卒不勝固是失策然明中葉後慣用此策徐文貞陰用

張江陵以逐高拱張天如起用周宜興以抒社禍其術正同特  
彼用之幸而成此用之不幸而敗耳大抵明季諸賢多作用繆  
文貞黃忠端皆以智數爲羣小所忌而羣小之悍毒視東漢季  
年尤有甚焉亦可以規世變矣明季政在閣暨內閣權重光熹  
之際福清富國閣部多正人王安亦閣中之錚錚者諸賢見其  
時可爲遂欲藉文言以通消息冀挽大局然齊楚浙三黨文言  
雖以計破之而朝端風氣久壞羣小狙伏伺隙諸賢又恃有與  
援操之過蹙難端猝發於阮大鍼摺紳之禍遂不可解故大鍼  
者不獨闕南渡之興亡亦光熹否泰之樞紐畱都防亂揭所由  
作也 防亂揭亦殊好事當時名士風氣  
如此揚維斗之逐顧秉謙亦然 文言知進而不知止卒  
至身敗名裂以是知君子立身不可不慎然文言功名之士跡

弛之才固不能盡以繩尺拘之身填犴狴意氣不撓與澳必者亦異故明史楊左魏周諸傳於文言無貶詞亭林之言非通論問漢書地理志序似乎論古太繁 荅班書多補史記之缺史記無地理志故孟堅詳述古制以補之非繁也

藩鎮論曰元宗急於備邊亦當分建眾置以爲屏藩 評曰分建眾置爲內地言可也若邊方以資捍禦者則無益於事

南宋論曰論形勢南宋較東晉爲強 評曰雖是如此然南宋之敵亦比東晉爲強自宋以前入寇者無如金源之強悍也建炎之時儘有將材十六國僭偽之主惟苻堅慕容垂有大志劉石雖強要是草竊之資故東晉得以宴然江左使當金源時勢如破竹矣

新疆形勢論曰土魯番南近戈壁然氣候煖燥土田肥美可爲糧餉之助 評曰林文忠興伊拉克水利卽在吐魯番託克遜之聞文忠自記其事甚詳漢時屯田於車師前國卽今吐魯番也自此以西若庫爾勒玉古爾諸回莊皆漢屯田之地庫爾勒在哈喇沙爾西二百餘里卽漢之渠犂玉古爾在庫車東三百二十里卽漢之輪臺哈喇沙爾漢之焉耆庫車漢之龜茲也漢都護治所在烏壘城據班書西域傳云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國朝舊制哈喇沙爾烏什等處亦皆有屯哈喇沙爾共三屯六千餘畝烏什亦有寶興充裕豐盈三屯今回疆兵燹後土曠人稀可屯之地尙多而氣候土宜與伊犁稍別回疆全境大山三面環之南雪山北天山西蔥嶺其地恆暖又有塔里失河灌

注其閒上下流支河頗多溉田亦便地肥美而宜麥有風則長多雨則萎回疆雨亦罕見全恃雪水故易豐收承平時南路屯田未廣兵食多仰給稻米其實因地制宜北人未嘗不恃麥爲命也沈子楮落駟樓文集有新疆私議言屯田事甚詳

又曰宜興屯田浚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屯田之興邊臣屢以爲難 評曰新疆屯墾湘淮退卒居多流民亦有之據左文襄

奏彙續編光緒六年徵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土魯番及南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漸闢矣若欲移民以實其地則陝甘同經兵燹山西自大葭後民數亦耗自不願行非官之不欲其行也承平時伊犁有兵屯回屯旗屯民屯遣屯旗屯在惠遠惠寧兩城人給田百畝民屯嘉慶時有三百餘戶戶給田三十畝遺

屯乃違犯屯墾者人給地十二畝見新疆識略徐星伯新疆賦注至回疆之地溝洫無所用之今之戎馬亦非溝洫所能限與三代時固異與宋何承矩興塘灤以限契丹戎馬者亦異

又曰興屯田不特可限戎馬亦且以伏地雷倉猝可免掘墾

評曰屯田爲足食計耳若伏地雷何必屯田平地不可埋乎且地雷亦非果制勝之具道光鎮海之役咸豐北塘之役皆曾用之皆爲奸民所告發夷人以通商傳教蠹中國內奸防不勝防欲清內奸在興團練新疆則無團練之可言幸其地尙少傳教者耳

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喀倫皆脩築堅固參以威南塘守薊門分設邊臺之法 評曰卡倫本以譏察出入猶內地之有汛兵



也通商以後彼已直窺堂奧無所用其譏察礮火之利堅城尙不能禦西人故多築礮臺以當城郭區區卡倫烏足禦之沿邊萬里安能處處設防所當先事預籌者只要害數處耳西人用兵專注一二路或多方誤我則有之矣若枝枝節節而爲之彼亦無此兵力南塘舊法可制髮賊不可禦外夷若其東伍之方總膽之說則古今不易之兵法也

涵養用敬說曰後人不達以拘謹爲敬

評曰敬必自拘謹始

太拘則非所宜程朱於此亦屢辨之謂必有樂易之意不可過矜持也然此亦由性生能知天質之偏而學以變化之則無弊傅維森字誌丹番禺人問鄭君亦遭禁錮漢書何以不入黨錮傳 荅人才首國家之元氣人之云亡郭林宗所以致慨也漢

亡於黨錮鄭君雖亦遭禁而獨不與於俊及顧廚之列蓋真儒弗鶩聲華故能如是是時稍有名德者咸丁斯厄使鄭君而不遭禁則亦闖然一媚世之夫雖學爲儒宗曾何足貴觀其荅應劭之言極露圭角第擇人而施與淺露者異耳括囊大典固宜別立專傳而立傳之意蔚宗則於荀爽傳論發之爽名節不終鄭君獨脩然物外著書自娛貞不絕俗非學有深得烏能及此世徒以訓詁名物推之淺矣古之真儒無不可爲世用鄭君朱子漢宋儒宗朱子登朝日淺鄭君并未登朝皆不能得君行政故其言論風旨多於著述發之蓋天下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古人不肯一日閒過恥以處士盜虛聲耳古人絕大事業莫非由恥心所發子貢問士子荅以行己有恥此其體也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乃其用也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知恥則近  
乎勇矣孟子譏不恥不若人不恥不若人而恥惡衣惡食士風  
所由日靡也士不固窮何以爲士素位而行貧賤無可恥也以  
此爲恥則技求之心勝求而得之婢膝奴顏羞惡  
已混求而不得擠排傾軋忌克旋生千古  
誤國之小人莫非此技求一念誤之而已漢昭烈謂吾嘗周旋

鄭康成陳元方閒爲政之道頗見敬誨朱子浙東荒政後人亦  
多以爲法儒者無無用之學苟不如此雖著書滿家腐儒而已  
司馬德操譏儒生俗吏不識時務正謂此也

陳慶蘇字公睦番禺人劉元城學術論曰據曾茶山黃東發之  
言則元城雜入禪學可知 評曰學術偶雜古名儒多有之第  
不可以是立教貽誤後學耳元城立身自有本末白璧微瑕正  
以見其真實否則珷玞求售孔孟所以惡鄉愿也

又曰元城以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可云通論 評曰新書實遠過舊書子京之文雖未追蹤馬班亦足凌跨六代宋人多議之貴遠忽近之見耳王西莊商榷自謂持新舊書之平實未盡然范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書者然歐公過求簡嚴多所刊略歐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卽如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詞以醜敬瑭耳晉紀徐注甚明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爲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歷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此書有彭劉補注用意甚善然煩複冗雜殊乏剪裁乃知裴世期之才識固非後人所及也

但此非彭文勤本意序例中已自言之

補注乃俞理初所輯見嚴氏鐵橋漫稿及理初

自作癸巳存彙言此書之始末甚詳理初著書

援引極博而抉擇未精以此注史則非體也新書則無此失

雖用字閒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爲古劉

薛以下諸史文詞尤沓正當以此救之未有不簡奧而可爲古

文者也初無所爲事鬱不明也近儒喜爲新論或推魏收之史

或稱沈約之書乃至世系蟬聯絕無事蹟濫廁傳中有類家譜

者亦以爲史法應爾甚矣人心之好異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識

者已譏繁冗然唐初重門第猶有六朝餘習故作表以存六朝

氏族之學魏收之爲此以明氏族則不足以言史法則無當況

既有官氏志創例亦善而彼轉言之不詳此則徒爲疣贅兩無

所處也

北史本傳揚愔嘗謂收曰魏書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諸

陳略書是以具書其  
枝派望公觀過知仁 宋書之志符瑞不知何所取義史公傳龜  
策以三代聖王重卜筮也然且爲史通所疑若東漢而後圖讖  
之學直是妖言篝火狐鳴帛書牛腹自昔覬覦非分者莫不造  
爲符命以搖惑人心休文乃欲以此挽力征逐鹿之風何異揚  
湯而止沸也南齊書亦分祥瑞於五行之外子顯特欲侈其先  
世受命之符以掩其篡奪之迹耳休文志此胡爲乎

明儒學案質疑曰明儒各立宗旨互相辨駁其實靜中養出端  
倪固善隨處體認天理亦善致良知固善慎獨亦善但實言之  
而實行之豈有不善者 評曰乾嘉以來學者多持此論實非  
也天下無有兩是之理正當別黑白而定一尊苟徒假聖賢一  
二言以佐其說則何者不可附會析理未精姑爲此調人之言

乃鄉愿學問耳古未有不實行而可爲學者謂明儒務立宗旨不務實行此近人矯誣之說明儒果如是乎明惟隆萬時士習多空疏恣肆豈可以眩前後宋學之有宗旨有漢學之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學術者心術之見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賢無不於此致慎焉論語一書多言仁仁卽聖門之宗旨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義仁義性善卽孟子之宗旨其他諸子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後有宗旨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爲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苟徒支離曼衍以爲博摺摭瑣碎以爲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在耳夫樂之旨在和禮之旨在敬禮記開卷卽言敬大小戴之

所述者莫不以是爲宗此禮經之大義漢儒謂之大義宋儒謂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於六經大義者不可以之爲宗旨謂明儒宗旨有善有不善則可謂無不善則不可儒者特患宗旨稍差將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而不自知故必慎思明辨以求其至當豈得漫云無宗旨乎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舛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故聖賢必斤斤於此吾輩幸生漢宋諸儒而後六經大義已明儒先之宗旨即可取以爲我之宗旨由是而進窺聖賢之門逕庶幾不誤歧趨近人以訓詁爲門逕此特文字之門逕耳聖賢道寓於文不通訓詁不可以治經卽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則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則訓詁乃誤人之具

朱子語類上蔡



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案朱子之教人如此惟能尋繹踐履故訓詁爲有用並非說堯典二字故必博攷宋元明國初儒者之三萬言而後謂之訓詁也

說證以漢儒所傳之微言大義而無不合始可望見聖賢之門庭漢儒所謂實事求是者蓋亦於微言大義求之非如近人之所謂實事求是也然此皆求知之事知之而不能力行雖望見其門猶不得入而可以訓詁自畫耶訓詁本易明其不明者人自鑿而晦之卽間有難明之處於道之大端固無害也乃借聖人正名之言以自張其說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夫訓詁者文字之門逕家法者專經之門逕宗旨者求道之門逕學者苟有志於斯闕一不可而其輕重淺深則固有別也宋以後大義雖明然好立宗旨之徒往往執似是而非之言以害道學者正須善

擇若云浸無宗旨則吾不知之矣

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辨曰曹參尙黃老而惠帝之世舉孝弟力田除挾書律厚風俗重文教固仍用儒家言也 評曰黃老言清淨第不欲擾民耳非廢弛簡陋之謂也老氏書多智數較儒術爲刻深故一變而爲申韓若其厚風俗重文教豈能外儒者之道以爲治老氏言失德後仁絕聖棄智乃故爲過高之論謂末俗文勝非返之於純悶無爲則不治耳棘子成之質子桑伯子之簡皆此意故聖門亟辨之仁義禮智不可棄老氏曷嘗不心知之彼嘗言以正治國果棄仁義禮智又安得謂之正乎言老氏之言者莫著於莊周楊朱莊與老皆以自然爲宗其實多矯揉造作兩書中名言甚多而宗旨既差則誤人不淺楊朱

尤加縱肆三子者皆好爲過情之論其誤天下則同凡立言取快一時其後必多流弊故聖賢之言平易近情從容不迫而使人常有餘思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置相篇云明之無善治自罷丞相始後來入閣辦事者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也夫宰相亦貴有其實耳使徒有相之名而無其實則雖有如無 評曰明代雖廢丞相而中葉以後丞相之實仍未廢也謝遷劉健之徒固進退以禮矣焦芳嚴嵩魏廣微輩倒行逆施獨非大學士乎崇禎五十宰相完名者有幾莊烈倚溫烏程爲腹心待周宜興以殊禮此菜洲所目擊者尙得謂其權之不重耶國家不可無重臣要不可有權臣權臣者重臣之所積漸而致也此中駕馭全在主德

清明徒於法制求之抑末矣黎洲之言意固甚盛然必人皆皋  
夔稷契而後可皋夔稷契不世出而宰相則不可一日懸缺以  
待賢奸雜進知人其難乃欲使世主寄國命於一二柄臣之手  
措置安能悉當也總之治天下當務實政不在此等虛文因時  
制宜亦無成迹可泥君不失道則置丞相可罷丞相亦可不然  
無一而可

又曰兵制自明以來日見其壞 評曰兵制之壞不自明始此  
歷代無善策者明衛所之制實參用唐府兵之制府兵之制後  
世所推爲善策者也而亦不能歷久無弊大抵治兵與治歷同  
久則當革自古無一成不變之兵法亦無百年不壞之兵制在  
隨時整飭以適於用而已

又曰近數百年來貧富太不均者用金銀故也。至今日而通商專以金銀中國之財愈耗如梨洲言專用粟帛粟帛所不能通者用錢以濟之錢所不能通者用鈔以濟之如是民焉有不足者乎。評曰惟通商專用金銀故中國不可用鈔中國之鈔非外國所通行彼以貨來易銀而去我自備鈔而彼則廣收中國之金銀一旦有事銀根既竭用鈔者紛紛罷市外夷乃得操吾中國之利權而事益不可爲矣。大抵重農者必貴粟帛重商者必貴錢幣錢幣之事由繁而日趨於簡。今時銀貴他日又當金貴。主國計者設法以使銀之流通則可欲廢銀而別籌重滯之物以易之物且益滯銀且益昂無裨於貧民而富民亦將變爲貧民是自困之道也。

周世宗宋太祖用兵次第論 評曰全謝山論周世宗之用兵固有卓識但世宗未嘗不用朴言朴意在先取江北以固根本世宗累次出師卒如其策蓋汴京與契丹南唐之界相去皆不及千里而北尙阻河爲固南則平行無險可扼非取江北諸州不能固汴京後路朴與世宗之欲圖江北固急於燕雲十六州也至秦階成三州本爲晉地晉亡降蜀蜀得是地可以北窺關陝向結太原故世宗亦亟取之旣得志於吳蜀乃用兵於契丹此正與朴策同特宋人欲急取江南世宗則得江北後遂欲取燕爲不同耳然此惟世宗能之古未有結怨於兩大之間而能善全其後者宋祖自審神武不及世宗故朴之策遂全用之趙普亦贊成之當宋祖時蜀屢約北漢攻宋勢不得不先取蜀蜀

與荆湖舉則吳在掌握中故取吳未嘗大費兵力以西北門戶  
早撤也南漢之取非太祖本意因劉鋹虐民已甚遂先伐之亦  
未大費兵力蓋諸國中爲大敵者在南惟吳在北惟燕吳經世  
宗削弱宋承周後自當先取以蔽其功不得聽其收合餘燼坐  
致強大也至契丹與北漢素相勾結非披其黨與不能制勝世  
宗乘高平之聲威當遼與北漢匿不敢出之時急攻南唐遂取  
江北後路旣固乃返旆而攻契丹此先後一定之次序未嘗與  
朴說背馳也周卽取燕而兩國戰爭方始非世宗之戰勝攻取  
亦不敢爲是謀其平關南尙未值契丹大軍也以世宗平日用  
兵論之此舉自有把握太祖卽不敢輕用其鋒此正善於自審  
處世宗用兵魏武帝唐太宗彷彿似之宋祖迴不及何論太宗

若論強弱則舉并易而舉燕難朴願先其難者以并與周世仇  
乃必死之寇先破燕則并失其援亦難自立故姑置并爲緩圖  
又審世宗之能辦此也宋之情形與周異自當先從事其易者  
且太原澤潞常足爲河洛輕重視十六州尤要劉崇據太原不  
得澤潞故不能出而爭勝世宗亦嘗圍晉陽又乘兵威略取汾  
遼等七州未嘗不以是爲先務所不能卽取者他國未平懼太  
原之致死於我挫銳氣而損威重耳史稱宋祖置封樁庫以備  
用其心曷嘗一日忘燕要必拓地聚財厚集其力乃可與強敵  
相追逐南中諸國爲財賦所自出先舉之則吾勢日盛而不致  
挫吾兵鋒此用兵之正道世宗寔擊颯舉其英武固勝宋祖然  
使宋祖不死開寶八年平吳次年卽晏駕燕雲十六州仍未嘗



不可取也契丹立國日久又屢得志於中國自當以全力制之  
欲取其地必先破其軍否則雖取之仍不能守世宗之取關南  
亦仍恃高平之餘威也竇建德救王世充秦王一舉而兩蹙之  
契丹之救北漢亦屢破軍殺將此太宗致人而不致於人之策  
先并後幽非失算也故平漢之後遂欲乘戰勝之威以舉契丹  
不思聲威雖振兵力已疲既取一國則將驕卒惰不堪復用與  
秦王之破建德情形迥不侔矣其敗也宜哉太宗平太原後遽  
欲乘勝取燕諸將諫而不聽卒敗於高粱河厥後復有岐溝陳  
家谷之敗遂不敢復言戰事岐溝之敗諸將違節度所致高粱  
河之敗則太宗不量力而輕進之咎也兵豈可易言乎近儒徒  
以青城之辱歸咎於十六州以爲禍始不知宋與契丹通好幾

二百年或戰或和初無大失徽宗不思輔車唇齒之義輕率乖  
謬自速其亡此時雖有十六州何濟於事攻遼之後山前六州  
未嘗不歸版圖而轉以召禍蓋人謀之不臧不盡關乎地利也  
若以地利論則宋之失策在都汴而不在燕雲汴本非可都之  
地雖無敵警猶將遷之是皆太祖所已計及者使遵其成算蓄  
力養銳不以疲兵嘗敵安見燕雲不可復卽終不能復而遷都  
關洛亦何至遽有青城之辱宋有西夏之患卽都關中猶須顧  
後路太祖時西夏未盛故欲都之惜爲太宗所阻耳然以徽宗  
事事顛倒雖遷都雖取燕雲亦未見其終免此辱也南宋之初  
將材可觀而開國武功不競其取吳與北漢皆藉世宗之餘威  
曹潘名將一遇耶律休哥而輒敗當太祖時遼雖有機可乘而

我之力亦未足古未有不削平內亂而後與夷狄從事者諸國既平乃與遼戰雖不勝猶有退步否則一蹶不振晉出帝卽其前車也又其開國純樸之風未散國勢仍強太祖欲聚財蓄兵以與之角此知彼知己萬全之策不得以怯懦咎之至急罷藩鎮乃治安之至計其備邊者仍未盡罷斟酌固已盡善使必待平燕而後罷恐事未可知患且視燕十倍幸則爲唐之方鎮不幸則爲五季諸君之續而已

平遠字蘊山滿州人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額爾古訥河通入黑龍江口俄若闌入進踞呼倫貝爾則江省與蒙古消息中斷引姚氏說 評曰東省所重不僅在江防若論江防自以松花江口爲最要額爾古訥次之蒙古積弱之餘欲使捍我牧圉正

未易言昔日之蒙古求其弱而不能今日之蒙古欲其強而不  
得宗喀巴之敘行今昔情形頓異矣凡事利害相乘除信哉

又曰籌邊以屯墾爲要 評曰屯墾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琿春  
一帶開墾者皆登萊兩府游民既無家室亦無工本夏間種穫  
秋冬仍回故里其無家可歸者始散伏山谷以度殘冬餘皆烏  
獸散矣安能生聚更安能訓練非變通辦理亦未易見效耳吉  
省精華在伯都訥黑省精華在呼蘭伯都訥商販通行久稱富  
庶呼蘭之所以繁盛者則地脈膏腴墾民攜集之故其地以晌  
計報墾者多山左之民繳價於官承墾若干晌數年後乃令升  
科東省籌款甚難此則官民兩利而當事每以有礙旗民生計  
阻之然所慮者乃數十百年後之事目前固無礙且勢之所趨

終難禁止封禁本是舊制有深意存焉但近日情形不同將來私墾漸多奸民易匿恐徒飽吏胥之囊橐也

胡仕楫字芳甫南海人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中其失 荅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恆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卽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未觀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感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爲周道旣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

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

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

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

第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行事魯史具存卽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尙

忠殷尙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衰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真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真許祭仲傳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繁露玉英篇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侈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以衡之子類言聖達節以齊襄爲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復讐之義非真許齊襄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讐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即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莠言邪說宜爲春秋所誅絕也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惟公羊爲然近儒

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亦視爲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顧爲是曠曠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



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 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

華路藍縷例尙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尙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 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表流弊無窮卽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 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尙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

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爲此夫公羊大義在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

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鑿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元成失馭猶明此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瘼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爲然孔子般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桐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矣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褻鉞貶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

近人頗以左氏曠出爲疑案戴記京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迺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

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

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卽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禮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卽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爲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

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  
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  
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  
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  
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  
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  
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闈豈  
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  
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之  
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

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  
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  
辭略同大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  
節目豈亦贅文耶

王制月令雖輯於後人而所言仍是  
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

今文家

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  
異卽今文之與今文亦閒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  
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  
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闢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  
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  
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  
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商三等之制也殷有  
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  
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  
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  
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  
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  
秦漢之際又引鄭荅臨頌云孟子蓋紂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  
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  
也王制首篇鄭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  
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  
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



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  
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強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尚書  
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  
僞乎殷制旣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  
有閒但當闕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  
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  
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  
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  
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

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

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

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以許君之言差吹之則諸侯百里長穀千乘乃賦法非出軍之法明矣由此言之司馬法亦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

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願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顛與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

無邪堂答問卷一

无

傳別書局

大國如晉滅虜

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於左

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

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開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

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

之說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致與周禮同又云田

野什一闕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

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

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

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

人固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強以公羊屢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聞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

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  
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  
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  
言陰陽五行其所據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渺不  
相涉也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  
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  
爲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  
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  
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  
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  
火侯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

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覓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慎甚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者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

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尙無改制之謬說漢

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屨入公羊耳

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嚴鐵

橋漫棄已詳辨之

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緯候之學

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  
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  
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  
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  
世子荅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  
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  
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旣沒  
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

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脩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皆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



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

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

緯書固

不足信卽以其說徵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真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卽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卽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眾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已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

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說論語也

諸說皆與質文改制

無涉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

于庭論語說義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衮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恩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僂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

單襄公穆公之類

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

可知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

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邵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鬻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寔知中國之禮義也

若楚王之妻媼固無時焉可也自羲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壇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俶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及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

統回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曷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

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

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

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

見於文集語錄者多不勝舉

所不同於三代者

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

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

遂民欲爲得理

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

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

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  
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  
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閔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  
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  
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  
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  
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  
集中語疾首蹙額若不

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教恐五季之  
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  
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  
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  
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

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爲一也董生古義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爲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爲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爲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

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問公羊哀八年吳伐我案繁露奉本篇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據此則遠夷且內之化及天下之象也如是而見伐其說自相違戾 荅所謂魯無鄙疆者卽前所云王道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疆果遠鄰國不當見伐也盧校本讀疆爲疆亦誤果如其言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

劉元城學術論曰元城體驗溫公誠始不妄語之教安得議爲禪學 評曰禪學亦自有本領北宋士大夫並不諱此且多有得力於此者元城亦其一也第其終身奉溫公之教得力於誠之一言者尤深此則吾儒之學本末具備初無待兼資於彼教



者也元城精忠大節此固不足爲疵要亦不必曲爲之諱程朱之闢禪學懼學者惑溺於是假異端以汨聖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大爲之防以戒後學觀於明中葉後學者猖狂恣肆然後知程朱之學術正而慮患深也朱子於元城東坡生平皆極傾倒集中題跋書札之類贊美東坡大節者甚多惟論學術不同此則爲萬世學者計非爲一人發耳

陳錦章字雲裳漢軍人問詩火烈具舉故訓傳烈作列箋云列人持火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亦作列李注引傳列人持火釋之或唐以前經傳本作列不作烈歟。答此李氏紬義之說李書本不足據此復云傳作列則誤之又誤矣案傳訓烈爲列如果本文作列傳又何必詞費觀正義云傳轉烈爲列可知唐以前

本作烈不作列東京賦特依傳義而并易其字未足據以疑孔疏也李注引箋誤作傳臧鏞堂謂東京賦所據者是三家詩欲以迴護李注而臆測無確證陳碩甫謂列爲列之借字訓詁特精但詳鄭箋似無此意陳疏不取鄭箋固不得據箋義以難之但此文箋與傳似無異指

俞恩榮字仁軒番禺人問相人偶爲仁 荅阮文達此言恐是誤讀鄭注鄭注中庸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注讀如之例與說文不同說文字書其所舉者制字之本義故讀如之字往往義寓於聲可尋聲以得義鄭注乃訓詁之書凡讀如者皆擬其音非釋其義義則別有訓釋以明之段懋堂周禮鄭讀攷所立三例至確賈氏羣經音辨已分二例乃段說之所本如文達

言則鄭注當云仁讀爲不當云人讀如鄭君此注第謂與相人  
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嘗以相人偶爲仁其下文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乃仁字正訓仲尼燕居注云仁猶存也取同部字爲訓卽  
取人意相存問之謂故彼正義以仁恩相存念釋之人意存念  
者乃兼心與事言非專以事言也鄭君注禮箋詩屢言人偶其  
所取義皆與仁無涉人偶者漢人恆語孔賈作疏已不能詳文  
達謂爲爾我親愛之辭或亦可備一解要不得執此以概仁字  
之義聘禮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賈疏以  
人意相存偶也詩匪風誰能烹魚箋言人偶能割烹者孔疏引  
論語注人偶同位以釋之人偶同位者蓋爾我對舉之辭非爾  
我親愛之辭也案朱子答呂伯恭書曰相人偶不知出於何書

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  
有思想也鄭君之說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執此以攻宋儒可  
乎說文仁親也亦取同部字爲訓从人从二小徐繫傳从人二  
聲案此當從繫傳大徐蓋不得其解而誤改許書二與仁雙聲  
皆日母字說文有以雙聲字爲聲者故仁从二得聲王氏釋例  
論之詳矣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蓋與覲禮匹馬卓上注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周官以利得民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凡珍異之物有滯者注滯讀如沈滯之滯一例此類今皆無異  
音而鄭必作注以明之蓋古今音變久而失其讀耳公羊傳伐  
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此例六朝經師多爲異讀近儒譏之不知  
古法本如此也大小徐釋仁从二爲兼愛必非許君本旨許君

言性宗孟子豈言仁忽宗墨子大小徐之說宜爲王貫山所譏  
桂氏義證引春秋元命苞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仁者情志好  
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此似可證相人偶之  
說然旣云情志好生則非專以事言可知矣韓詩外傳引傳曰  
愛由情出謂之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  
古之言仁未有不兼心與事言者況許書古文仁作忝又作尸  
制字之初忝本从心安得云仁主事不主心先有忝後有仁古  
文尸从尸卽从人之或體形近而變尸本古文夷字仁當从人  
而古文从尸者說文尸象臥形與在牀曰屍之屍不同故尸部  
諸字仍多从人取義仁之从尸與从人一也許君兼錄山川鼎  
彝此當是鼎彝中古文異體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从千从

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言仁必以孔孟爲歸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嘗以相人偶爲仁也表記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惜悃愛人之仁也中心惜悃專主心言而注謂施以人恩卽仁則主事言蓋鄭注心與事不甚分別古語簡質往往有此至宋儒乃縷析條分尋窮秒忽故性理之學必以宋儒爲歸此固各有家法言漢學者自昧之文達於鄭注所不分者強生分別亦非也仁也者當合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於釋氏專求諸外不近於墨氏乎文達恐人以墨氏相詰故并墨氏誣之不知其宗旨及流弊實與墨氏無殊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乎謂仁因人偶而見則可謂非人偶無以見仁則不可爲仁由

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人偶之有心中無仁何以能發見心既有仁安可不存養如文達言是仁乃外來之物告子以義爲外今更欲以仁爲外乎但知與宋儒立異不恤與聖言相悖漢學家類此者頗多殆皆自豐其蔀者也孳經室集論性理諸篇支離已甚其書精處不在此學者毋爲所惑

梁致祥字仲符三水人西遼疆域攷曰邱長春西遊記之邪迷思干卽天祚紀之尋思干今納林河之北塔什干卽其地也

評曰李氏西域圖攷謂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颯末建與薛迷思干賽馬爾堪皆一聲之轉近人轉爲霍罕其說近是據翻譯名義集颯末建譯言康國然則隋唐之康國卽今之霍罕矣明

史西域傳謂撒馬兒罕卽漢之屬賓漢屬賓或云今之克什米

爾或云阿富汗或云阿刺伯以爲克什米爾者近之

一切經音義迦葉彌

羅國舊名厥賓在北印度境秦迦葉彌羅卽克什米爾之聲轉元笑西域記謂其國四境負山卽雪山也

明時撒馬

兒罕之地甚廣厥賓亦在其疆域中若霍罕乃漢之大宛非屬

賓也邪迷思干元史作辭迷思干明史作撒馬兒罕卽賽馬爾

堪之對音前明時元駙馬賽因帖木兒建牙於此威鎮西域地

在塔什干之西南回語謂免爲塔什干由塔什干踰錫林河又

逾納林河始抵其地或云卽西遼之河中府也見西遊記案耶

律文正西遊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當

必不誤則以辭迷思干爲河中府者恐非元史太祖紀十五年

夏克尋思干乾隆閒譯改作塔什干案遼史部族表已有尋思

干之名十六年春攻辭迷思干元經世大典地理圖海國圖志



從永樂大典轉引有散麻耳干卽賽馬爾堪又有塔里干卽塔什干明史西域傳達失干卽塔什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皆分爲二地然則耶迷思干非尋思干也塔什干本霍罕西北小部與哈薩克右部毘連徐星伯西域水道記乾隆初霍罕伯克額爾德呢取塔什干城哈薩克左部汗阿布賽與右部王阿布勒必斯攻霍罕復塔什干城三十二年阿布賽奉表至伊犁乞師二萬并假大礮將大舉伐霍罕將軍不許其後霍罕仍取塔什干焉賽馬爾堪則在霍罕境內近年皆役屬於俄與我之回疆爲鄰

又曰元改龜茲爲別失八里改干闥爲玉蘭哈失改疏勒爲合失合兒有三國之地而脫史無滅三國之明文則何也豈非以

三國既歸西遼滅西遼卽滅三國故不著其名哉 評曰元史

郭寶玉傳從帝討契丹遺族卽西遼歷古徐鬼國譌彝朵等城

元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元史鬼是誤字當

從遺山集作兒北音續與徐近錢竹汀養新錄謂西遼王世襲

菊兒汗之號續菊音近譌彝朵疑卽遼史之幹耳朵其說是也

案菊兒汗卽遼史天祚紀之葛兒罕元親征遼史天祚紀西遼

錄亦謂之菊律可汗元親史謂之古兒罕耶律大石建都於虎思幹耳朵邱長春西遊記晚至南山下卽

大石林牙 遼稱翰林學士爲林牙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

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長春所言

蓋卽虎思幹耳朵長春自此西行又而月方至詳述思干近人

或以邪迷思干爲西遼建都之地非也記又言劉仲祿自乃滿

國兀里朵得旨乃滿卽乃蠻兀里朵卽譌彝朵西遼末年地爲  
乃蠻屈出律所襲據故以兀里朵屬諸乃蠻實卽古績兒國之  
舊壤耳記有云泊窩里朵之東窩里朵漢語行宮也遼史語解  
幹耳朵官帳也其義略同或稱窩里朵或稱譌彝朵或稱兀里  
朵皆幹耳朵之轉音收別失八里等城又太祖本紀西域殺使  
者帝率師親征十六年攻卜哈兒卽今之布哈爾元史或作李  
合里又作不花刺薛迷思干等城命皇子分攻玉龍傑赤等城  
下之曷思麥里傳攻乃蠻克之斬其王屈出律持屈出律首往  
徇其地若可失哈兒詳下文押兒牽世祖紀作鴉兒看皆葉爾  
羌之音轉漢時莎車國地今設莎車直隸州回語謂地爲葉爾  
謂寬廣爲羌言其地寬廣也鄂端諸城望風降附鄂端或作幹

端卽漢之于闐今設和闐直隸州唐元奘西域記于闐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豁旦與幹端音最近皆和闐之音轉也元時爲宗王阿魯忽封地又曾立宣慰司元帥府於此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幹端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十八年八月又詔諭三城蓋是時其地皆爲西北叛王所據事見世祖本紀元時別失八里在今烏魯木齊之濟木薩西距烏垣迪化府城三百里卽唐金滿縣地北庭都護治所也其故城在今保惠城西二十里地名護堡子耶律文正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案今殘碑尙在邱長春西遊記謂之斃思馬皆別失八里之對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云漢車師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其俗謂之什伯巴里蓋突厥語也什伯華言

五也巴里華言城也王龍傑赤卽玉蘭哈失亦卽玉隴哈什之對音今和闐有玉隴哈什河卽北史之首拔河魏書之樹枝水一名計式水回語哈什玉也玉隴往取也可失哈兒卽合失合兒亦卽喀什噶爾之對音今設疏勒直隸州回語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失哈里拜延人都魯傳作乞失哈里明史西域傳作哈實哈兒譯音無定字此三地均西遼所屬歷八十餘年而爲乃蠻所併又十餘年乃蠻見滅於元元史皆有明文其事亦見元親征錄元祕史元祕史之兀籠格赤城卽玉龍傑赤城也惟今謂元改龜茲爲別失八里則似沿明史之譌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或曰焉耆今哈喇沙爾或曰龜茲今庫車唐元奘西域記作屈茨魏

默深以明史之言爲大誤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軍站事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在今山西大同府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亦見世祖本紀和州卽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刺火者阿朮傳作哈刺霍州今土魯番城東六十里曰喀喇和卓爲元火州治其西二十里卽漢之交河城也元時爲亦都護所居詳見下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世祖紀作四百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憲宗紀元年以訥懷塔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尙書省事世祖紀十七年正月命萬戶蒸公直戍別失八里十二月置鎮北庭都護府於畏兀兒境成宗紀元貞元年正月立北庭都元帥

府皆同此一地也其地皆當在今濟木薩非焉耆與龜茲也李氏西域圖攷因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云其先世遷於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案阿而忒的斤本畏兀國主稱亦都護卽唐書所稱葉護也畏兀兒卽唐宋時之回鶻回鶻建牙於和林和林所在其說不一沈子愔落駟樓文集謂當在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左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察罕池西南百餘里是也元始都於此後遷北庭復遷火州火州本高昌國唐時回鶻亦建牙於此地自回鶻居此始有畏吾兒之名元之初興亦都護先歸附故得仍居舊地傳其子爲西北叛王所殺回鶻遂亡元祕史云委吾種亦都兀差使臣來成吉思處願做第五子委吾卽畏兀兒亦都兀卽亦都護其言與元史本傳正合阿而忒的斤以太祖四年來降而郭寶王之取別失八里乃在太祖九年又憲宗二

年以別失八里封太宗六子合丹亦作哈丹或作格丹憲宗二

年以諸王欲立實勒們者多後言乃遷格丹於巴實伯里

即別失八

里之對音六年七月始命諸王各還所部事見憲宗本紀是合丹之

在別失八里乃遷謫非分封也世祖朝改封察合台之孫阿只

吉案元史宗室諸王表阿只吉爲太祖曾孫封威遠王其分地

在別失八里至治三年其子忽都鐵木兒襲封仍威遠王之號

至孫禿剌以功封越王其分地則在紹興路因疑阿只吉所封

者在焉耆龜茲阿而忒的斤所統者在北庭分爲二地以合明

史之說然攷明史所敘諸事皆在今烏魯木齊非在焉耆龜茲

明史言別失八里嘗南與哈密北與瓦剌構爭

瓦剌即衛拉特之聲轉凡四部

準噶爾喀密瓦剌皆烏魯木齊之鄰境復言別失八里無城郭

其一也



宮室隨水草畜牧案天山北路本游牧之國乾隆以前準夷之俗猶然若焉者適茲自漢以來皆城郭之國安得云隨水草畜牧乎明史自是駁文未足據以難元史至亦都護建國本在火州所云統別失八里者乃其先世之事歷唐至元已數百年時移勢易地理志附錄自哥疾寧以下三十餘處皆爲畏兀兒舊地其中如巴達哈傷卽今之巴達克山可失哈耳卽今之喀什噶爾阿力麻里卽今之伊犁別失八里卽今之烏魯木齊撒麻耳干卽今之浩罕是畏兀兒盛時西域全土皆爲所有自非回鶻之強不足以當之至阿而忒的斤時久已衰替惟保有火州而已

明史別失八里傳謂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所有亦據蒼壇言之若族姓則已早改明時西域諸王大抵皆元後裔非回鶻之後也

當郭寶玉攻取時地爲乃蠻所據並非取自亦都護故

宣慰司元帥府之建置阿只吉之分封皆在其地於焉者龜茲  
無與也歐陽圭齋集高昌僕氏家傳云偉兀者卽畏兀回鶻之  
轉聲也其地本在和林卽今之和寧路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  
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  
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  
和綽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  
則回鶻也案圭齋所言與元史亦都護傳悉合別失八里之爲  
北庭甚明當海都諸王叛時其地最居衝要因置元帥府以資  
控扼地理志附錄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  
也西域水道記謂阿力麻里初爲定宗潛邸湯沐邑後爲定宗  
子宗王火忽分地見耶律希亮傳並非海都分地案徐氏之  
說是也元史又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西遊記及湛然居士集  
皆稱阿力馬卽阿力麻里之對音徐星伯謂今伊犁拱宸城北

有阿里馬圖自上都西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置都  
河當卽其地

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

案此里數皆未確

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

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是時阿

只吉業已受封故請置新站又請還察帶二城事見地理志附

錄皆因封地與海都迫近之故世祖時屢給阿只吉銀米牛羊

諸物見本紀亦因其地居衝要而屢被兵之故元史不爲西北

諸叛王立傳然海都篤哇等事海都太宗五子合失之子篤哇

太祖長子朮赤之孫或作都哇亦作土哇散見各紀傳者頗詳

其用兵之路今猶可攷李氏之說殆非也朔方備乘亦謂別失

八里在哈喇沙爾恐皆未確

吳萃英字星蒼南海人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蹈刃

赴火死不還踵是推其弊必致率天下而同出於忍。答兼愛則未有不忍者勢蓋不能不如此觀今日之外夷固其明效大驗矣昔賢豈欺我哉。

趙宗壇字嶧山新寧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說曰朱子荅林擇之云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然則敬者執禮之謂也故禮學卽理學禮經一書自應對進退以至祭祀賓客儀節最詳其大旨曰毋不敬知執禮者涵養之方也。評曰固是如此但執禮多著於事物宋儒之所謂主敬則多指存心而言此引程子之言只是舉其一說其他言則不盡爾然理實一貫未有心存抑畏而威儀不攝者故言禮可言理亦可特徵顯之別耳近儒遽執此以攻

宋儒謂主敬非聖學之旨誤矣禮少儀篇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書無逸篇嚴恭寅畏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此鄭孔言敬之確詰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近人以說文敬訓肅肅訓持事振敬遂謂敬在事不在心然卽以說文證之恭亦訓肅恭與敬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許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之所疑則戴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以爲造字之誤耶況說文心部自有愬字與恭字相次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拱持肅警義亦顯分內外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至錢竹汀養新錄惠定宇周易述皆謂主一無適語出文子其謬更不待辨

程子語錄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語類析言其義語至顯明奚煩曲說  
何文定北山集曰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  
身是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  
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無適二字又爲  
主一二字下注牖主一自然無適無適  
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耳

讀漢書藝文志曰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列爲道家 評曰  
道家託始於黃帝亦古聖也三代以上政教未分故昔人言道  
術必推本於古帝王儒家稱堯舜道家稱黃帝墨家稱禹而許  
行亦自託於神農自孔子出而儒之名乃有專屬儒字始見周  
禮天官然不見於周初他籍東塾讀書記謂是時儒尙未自爲  
一家之學是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以前言儒之言者亦多以  
道稱之道本天下所共由非黃老所得私伊尹太公之爲道家  
無足異荀子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所云道經亦此類非

無耶堂答問卷一

聖

廣雅書局印

後世之道書也伊尹對湯問呂氏春秋先已篇說苑臣術篇皆引之大戴禮言太公陳丹書丹書固純乎儒家言湯問則近於

道家之旨兵家尤多出於道家然太公六韜乃偽書不足據

四

庫提要已論之其他如舉賢篇有將相分職之語兵徵篇有屠城之語皆非周初所宜有全書詞旨淺陋王翼篇尤類腐儒之談逸同書王會解有伊尹朝獻事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尹說湯

以至味事史記殷本紀有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其言駁雜

類戰國諸子所爲當出於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也戰國諸子多

本黃老道德五千言立說過高遂流爲異端若後世之道家乃

出於漢志之神仙家本非九流之一也老氏書所賅者廣名法

楊墨莊列兵家莫不本之故老子爲異端之宗其谷神元化專

氣嬰兒諸言則神仙家所自出而本旨與神僊絕異班志故條

爲兩家隋志二家亦分敘通志校讐略尤詳言之西漢時若文  
成樂大之徒皆別稱方士未嘗託諸黃老也漢書郊祀志谷永  
諫成帝好方術之失亦無一言及於黃老自桓帝好祠黃老乃  
漸混淆厥後遂有張魯于吉之徒妖言惑眾神僊始混於黃老  
貽患至今焚焚未已故九流中惟道家之書淆亂最甚真誥符  
籙之類多是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輩所爲與道家之旨渺不  
相涉

又曰鄭漁仲焦弱疾於歷代之通例蓋詳博矣 評曰鄭焦未  
嘗無一得可取漁仲尤有心得特其以後世之例詆訶古人故  
格不相入耳 國朝儒者斥漁仲甚力然學識終在諸儒之上  
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爲超絕其精審視漁仲固遠勝之而孤懷



閱識亦不逮漁仲遠甚二家途徑雖不甚同要皆史學也以是知古人何可輕議況班氏乎

趙天錫字魯菴新寧人問吉林邊界有白稜河在何地 荅據和約言在興凱湖之西湖布圖河之東北卽中圖之胡卜土河其水北流入綏芬河去白稜河尙遠洋文稱土爾必拉必拉者蒙古語河也土爾必拉在興凱湖之西奎屯必拉之右距穆稜河不及百里中圖不載俄圖有之其地有圖里羅格距大烏薩赤河二三十里當卽中圖之烏札胡河今俄人喀字頭界牌立於白稜河口界牌自烏蘇里河口至圖們江口共八處而我之卡倫亦卽在穆稜河東岸邊防偶述謂俄欲由松阿察河掘通穆稜河故造此白稜之名以圖影射其說蓋本於當時定界使

臣之奏疏見續東華錄咸豐十一年六月之事俄人狡狴事或有之也

問奇勒爾赫哲奇雅喀爾及庫葉島愛琿雅克薩等地似俱在界外 答今惟愛琿尙爲我屬卽黑龍江城雍正以前黑龍江將軍駐此咸豐八年定約後左岸劃歸於俄其西七十里曰大黑河屯今爲互市之所其他皆在界外但此須分析言之愛琿雅克薩城郭之地也奇勒爾等三種皆部族也庫爾島則地名也奇勒爾卽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赫哲卽赫真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柳邊紀略所謂剃髮黑金喀喇也又有不剃髮黑金喀喇居烏蘇里混同黑龍三江匯流左右卽使犬部亦赫哲之種類去寧古塔約二千里

滿洲源流攷謂自寧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共

四千五百餘里 奇雅喀即飛牙喀居混同江北庫葉島居民亦奇雅喀

種族舊制每歲六月遣官至離寧古塔三千里之普祿鄉收貢  
頒賜而以荒遠之故兼爲日本所私屬同治初年俄強以地與  
日本易得之而俄遂與日本北海道之蝦夷爲鄰倭之邊患亦  
日亟矣蓋其地障黑龍江口猶大江之有崇明黑龍江雖只許  
兩國行船而自烏蘇里江入黑江之下流皆已割隸於俄彼有  
海口我則無之俄人高掌遠跡欲得此島一以控扼蝦夷一以  
遏我輪船入江口之路彼雖目前未暇經營而他日有事於東  
方此地固要區也

問吉黑兩省所防者似不在興安嶺而仍恃黑龍江 答內興  
安嶺今最扼要黑省諸城惟愛琿在是嶺之外南距嶺百五十

餘里餘如齊齊哈爾墨爾根布特哈皆依嶺以爲固其山皆內  
與安嶺之支麓新設與安城則在嶺中間不甚得地勢若江防  
不足恃也海口已爲所割彼之輪船來往自如我所有者則上  
流之松花江并未有輪船黑龍江岸亦未築礮臺不能阻其行  
輪之路黑地最寒八月卽凍冰可隱人三月後始漸融解又無  
煤可購輪船皆燒薪木諸形不便故俄人決計造鐵路將來防  
務在陸而不在水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刊誤

評曰浙江或作漸江或作制江漸制

浙一聲之轉此郝蘭泉注山海經之說案漸爲從母字制浙皆  
照母字齒頭正齒古音不分史記山海經作浙漢書說文作漸  
其實一也其下流古時與南江通則并被南江以浙江之名乃

岷江分流入浙非浙入南江故不能奪其主名班志有漸無浙  
此據汲古閣本若監本作浙不作漸益可證山海經非誤字漸  
江卽浙江也惟鄭君知之故開宗明義曰山海經謂之浙江後  
皆稱浙而不稱漸明乎浙江之卽漸江也亦惟許君知之故云  
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與班志合以明漸之本名復云江水東  
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班志不合而合以備三江之數其不曰  
入浙江而曰爲浙江者兩江勢敵不可言入也阮文達以說文  
浙浙二篆相隔四十餘字明其非浙江若然則漸江并不可與  
南江通何於其下流又以爲互受通稱也不曰會浙江而曰爲  
浙江者此文爲浙篆而作若云江水至山陰會浙江則疑於不  
詞故用互受通稱之例而浙江爲三江之一已不煩言而解此

正古人屬辭之精史記始皇本紀引晉灼注亦用許說至閩騶  
十三州志則直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見鄭注河水篇關義  
卽許義特善會許意耳義更炳然明白蓋南江改流之道彼時  
猶未盡湮唐以前人多能舉其說並無謂浙江非浙江者至阮  
文達乃爲異論卽如文達所言而浙江至餘杭僅合南江支流  
至臨平湖始合正流浙江之折乃在未合正流之前其正流自  
臨平湖至嘉興皆直流而非折流安得以浙江之名歸之所謂  
折者浙江之折非南江之折南江自有正流安得以支流之偶  
折者當之況古書本無是說乎古書或稱浙或稱浙正以本爲  
一江故可隨舉其名他水亦多此例郭景純言三江與漢志合  
其所云松江卽中江浙江卽南江漢志存古義景純徵實蹟無

異指也今松江未聞以下流合中江之故而奪其本名浙江獨可以下流合南江之故而奪其本名乎有禹貢之三江有國語之三江漢志景純所言禹貢之三江也韋昭注國語以浦陽江易松江蓋因毘陵去越甚遠若以此爲三江之一則國語中吳與越三江環之一語可通越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一語不可通故以浦陽易之正古人注書精審處後人強爲合之非也若職方三江與禹貢初不見其異程易疇三江攷因欲伸其私說強爲分之亦非也至庾仲初注揚都賦則本顧夷吳地記之說以松江雲江東江爲三江所謂吳地揚都者皆指吳中一隅言之故不復遠及岷浙二江言各有當也此本非禹貢之三江鄭注已明言之蔡仲默誤取以注禹貢胡臆明破蔡傳之說阮文

達又破牖明誤取雋鄭注之說皆是也

廣氏此賦是揚都非吳都見本傳蓋自爲注如

謝靈運山居賦之比蔡傳誤作吳都鄭注不誤錢氏養新錄曾言之

鄭注詳於南江支流而於正

流轉不能詳蓋由水道變遷之故其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

通浙江全謝山謂浦陽當作南江案如全氏之說則浙江自餘

杭至臨平湖臨平湖在今臨平鎮西河集中以爲臨浦者非郡

注不應先敘明聖湖復逆流至臨浦也已成大折而合南江南

江由柴辟逕禦見至此以合浙江復折而東南逕固陵山陰餘

姚以入海與中江之入具區復出而合松江者同例南江出具

區後歷今嘉興石門錢唐入臨平湖復出而與浙江會柴辟禦

兒皆今嘉興府屬地鄭注與許書晉灼之說既可通卽吳越春

秋兩言浙江其說亦合越之臣民餞送越王越王返國渡浙江



皆在臨平湖左右故論衡書虛篇謂吳越以錢唐爲界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餘暨今蕭山固陵在焉與臨平湖南北差相直皆浙江折流之地禦兒乃越臣吳後吳人增封句踐者蓋隨南江逕流之地而予之非句踐所本有也秦始皇欲渡浙江畏波惡亦卽是地當折流處兩江所匯波濤險惡故始皇改從陘中渡則已泝江而上至富陽分水之閒矣南江自合流後互受通稱不必奪浙江之名浙江亦不必逕禦兒至柴辟始合南江致下流無所歸宿說最精審然酈君之意不如是者蓋班志南江在吳南入海吳與山陰相去數百里班許兩說必不能通故先敘浙江至柴辟合南江以應班志之文後人謂酈注意以松江當南江者亦非酈意而以諸書所言江至山陰合浙江

者盡歸之南江枝流其彌縫委曲具有苦心但浙江在柴辟今嘉興地合南江後見漸水篇復折而至固陵今蕭山西興其故蹟既不可攷鄭注故無明文谷水之出澈浦者水勢太小又不足當南江之目見河水篇鄭意以是當南江而未敢質言故僅引吳地記之說以當三江之一故皆隱約其詞深致闕疑之意則以南江正流既湮無從徵信此謂故道非改道其改道未盡湮也故鄭注得據以敘之又不肯鑿空武斷自爲新說蓋其慎也近儒乃謂許書卽用班志之義不思一在山陰會浙江一在吳南入海南江旣入海矣安能東南逆行數百里而至山陰蓋班志是古義許書是漢時見行之道班志多釋禹貢且多古文家言故引禹貢及職方全文爲序後人譏之未達其意也說文

雖爲釋經而作但水部多舉漢時水道與班志時有異義班志  
固亦以漢水道爲主者其兼存古義乃通史之例所以補史記  
之未逮也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言分江水東至餘姚  
入海一正流一枝流其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二流所同以著南  
江之源程易時謂班志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不關南江以詆鄭  
注鹵莽已甚中江分自蕪湖南江分自石城班志皆明著之使  
無此一語則吳縣下南江在南四字將何所承天下豈有無源  
之水班志又有此疏略之文乎自出具區後二流分道則著入  
海之文以詳經委鄭君敘此謂爲枝分正善會班志之意亦善  
通班許之郵者也胡肫明疑此注之餘杭當爲餘姚非也下文  
方引閩粵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之文以明其指豈宜預言下

流乎班志但言至餘姚入海不云至餘姚合流既入海矣尚何合流之有近儒又謂班志此文互詳源委實爲一水果爾則石城下不當有入海之文但著其源與吳南江互見可矣何爲有此衍文乎酈注言浙江逕餘杭新縣南故縣北文達謂在今富陽之西是也其謂酈誤以苕溪當浙江則非南江枝流蓋亦合於富陽酈言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言諸書多以江水至山陰爲浙江然江水安能越錢塘而至山陰故酈爲合於餘杭之說以通之下文但引闕駟至會稽之說不引諸書至山陰之說以會稽歷兩漢六朝皆爲郡名餘杭在漢時亦爲所屬言山陰則南江不能飛渡錢江故寧舍諸書而從闕駟也文達亦知山陰之說不可通故爲西指錢唐南指山陰

之說以通之然錢塘直蕭山不直山陰其說仍不能通則何如用酈君舊說之爲愈乎南江正流自吳南入海枝流合浙江自餘姚入海此古義也三代以後水道變遷其正流亦合於浙江則說文諸書之所記酈注之所通是也江由柴辟禦兒以達臨平湖須出湖而至山陰與浙江會二江既合可以互受通稱故酈注禦兒以北皆歸之浙江實南江也惟古瀆湮塞已久求合於班志而不得故以谷水當之但以未經目驗歷著疑詞曰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則已明言諸儒之所謂南江者非古南江矣又引吳記曰一江東南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此所謂一江者以上文證之非南江而何其出激浦以入海蓋古南江正流之道班志明著之曰在吳南東入海其枝流則

明著之曰至餘姚入海不言合浙江而浙江自在其中由餘姚入海者舍浙江孰能當之特後世正流已改故道已涇鄞注未敢質言略存其迹其矜慎也如是文達乃以乍浦無通海之水疑之不知陵谷變遷海濱斥鹵之地潮汐日至尤易淤積海墮地勢卽高於嘉興亦祇尋丈閒耳鄞注所言谷水入海者今已不能指其海口所在况二千餘年以上之事可必其不由此乎文達嘗以此斥程泰之而自蹈之誤矣如以鄞注爲不可信則當以松江爲班志之南江婁江爲班志之中江雖非古義說尙可通而文達一切抹殺之豈班志亦不足信耶班志固有傳寫譌脫者若三江巨瀆又自注爲揚州川安得謂之誤文至漢時水道已殊故鄞注謂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可知

漢魏六朝諸儒持此說者固多得之目驗者亦必不少不獨許書爲然也惟其浙江卽漸江故班志於漸江南江分江水各著入海之文明乎分江水之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支流不可與正流混南江雖與浙江通而正流之在吳南入海者自有主名不可冒浙江之名浙江雖與南江通而力自足以達海他水亦不得冒其名蓋岷江旣自有由毘陵入海者爲之主名故南中二江不復奪浙江松江之本稱以三江皆巨流未可以他名亂之也否則班志入海二字悉成衍文而班氏著於此復著於彼何若是不憚煩乎酈注所言固自云未必得實良以水道變遷南江尤甚當酈君時南北區分已久儒者不能詳其說其正流復漸湮塞故博稽舊籍於可信者信之其他皆作疑詞不失

謹慎之意雖未盡詳而大致已具轉寫譌誤則有之盡以爲酈君之誤未必然也穀水見存至今無大遷改故酈注之誤易見富陽以上皆山國錢唐以下皆澤國猶河自洛陽以上無大變遷滎澤以下始改流也浦陽江已滋聚訟猶有目驗可憑古籍可徵南江則舊說旣已不詳故道又久湮沒酈君作注時尚未盡湮其言之矜慎復如此不此之信而將誰信文達於酈注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其說無可質證姑不具論若浙江之名卽文達所自引諸書證之已多不合如史記莊子山海經越絕書吳越春秋皆在說文之前皆作浙江其四書猶可云冒南江之名山海經則自發源處言之豈亦冒名耶卽云傳寫之誤豈酈君所見本適與今本同耶文達此篇惟以胡朏明所引初學記



鄭注爲僞其說甚精有功經學其攷穀水審訂頗確而以浙江非浙江之說屢之轉失其眞蓋天下水多東流婺港獨西流至三百餘里鄜君未至其地疑於西流之說故其敘吳寧烏傷諸水皆作東流至使穀水無入江之路乃強以至錢唐入浙江一語綴之文達明知其攷誤之由而橫坐以誤認浙江爲浙江之失則誣矣

讀漢書藝文志 評曰此攷證兼議論題欲以規諸生之學識攷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攷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攷證之難倍徙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

致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  
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攷據精博顛門名家  
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細  
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學者囿於凡近  
固不可驚於新奇尤不可聖賢所言其非人情物理訓詁名物  
豈足以盡六經卽進而窺微言大義亦當於切近者求之必欲  
駕乎古人之上斯近名之習中之而鑿空武斷之病紛紛起矣  
治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注我以經注我縱極精深亦未  
必聖賢本意況易入於歧趨乎學問之道愈平常則愈精實愈  
精實則愈繁難人情畏難而就易厭故而喜新故新奇之說易  
行尤易誤聰明子弟周秦諸子理昭趣博可謂新奇之至而其

言多倚於一偏不善讀之則易壞人心術仁人心也生理所以不絕於終古者賴有此仁心也以仁存心宜莫過於墨氏乃孟子斥之如是其嚴非以其學識之偏歟是故求仁者博學篤志必以切問近思聖門博約之教蓋如是也六經之言至切至近何新奇之有尤不可無此芻襟隨人脚跟學人語言志趣已卑烏足自立論語卽孔門之語錄

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有此說

惟仲弓游夏諸

賢乃能爲之宋儒語錄門人信筆所記期不失當時語意故多俚詞若宋五子自著之書曷嘗有此

卽書札開有此體亦信筆爲之本不欲編集者也

鄭志多樸俚之辭而鄭君注經則殊不爾言簡意賅古大儒莫不如是序跋書後之類原不必盡用攷證近人則無不以攷證當之而文法絕不講求或率意寫一兩行亦以入諸文集此風

沿自宋人近今爲甚不知昔賢牽率應酬之作編集者重其人  
乃摭入之今不待後人之掇拾而自編於集可乎言之既不  
成文何以名爲文集此等本有說部可歸矣必濫廁集中也

無邪堂荅問卷一